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六　　松　如

前秦建元年曇摩難提譯

放牛品第四十七第四分別誦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放牛兒
成就十一法牛群終不長益亦復不
能將護其牛云何為十一於是放牛
人亦不別其色不解其相應摩刷而
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烟不
知良田茂草處不知安隱之處亦復
不知度牛處所不知時宜若搆牛時
不留遺餘盡取搆之是時諸大牛可
任用者不隨時將護是謂比丘若牧
牛人成就此十一法終不能長養其
牛將護其身今此衆中比丘亦復如
是終不能有所長益云何為十一於
是比丘不別其色不曉其相應摩刷
而不摩刷不覆護瘡痍不隨時放烟
不知良田茂草處不知度處亦復不
知安隱之處不知時宜食不知留遺
餘諸長老比丘亦不敬待云何比丘
不知色於是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

造色皆悉不知如是比丘不別其色
云何比丘不別其相於是比丘不知
行愚亦不知行智如實而不知如是

不知色於是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

造色皆悉不知如是比丘不別其色
云何比丘不別其相於是比丘不知
行惡亦不知行智如實而不知如是
比丘不別其相云何比丘應摩刷而
不摩刷於是比丘若眼見色便起色
想有諸乱念又且不守護眼根以不
善惡念造衆殃釁不守護眼根如是
比丘若耳聞聲鼻齅香舌知味身知
細滑意知法起諸乱想亦不守護意
根不改其行如是比丘應摩刷而不
摩刷云何比丘不覆護瘡於是比丘
起欲想而不捨離亦不除去其念若
起瞋想煞害想起諸惡不善想終不
捨之如是比丘不覆護瘡云何比丘
不隨時起烟於是比丘所諷誦法不
隨時向人說如是比丘不隨時放烟
云何比丘不知良田茂草於是比丘
不知四意止如實而不知如是比丘
不知良田茂草處云何比丘不知度
處於是比丘不別賢聖八品道如是
比丘不知度處云何比丘不知所愛
於是比丘於十二部契經祇夜授決

偈因緣本末方等譬喻生經說廣普
未曾有法如是比丘不知所愛云何

得因緣本末方等譬喻生經說廣普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　第三丈　如

未曾有法如是比丘不知所愛云何
比丘不知時宜於是比丘便往輕賤
家博戲家如是比丘不知時宜云何
比丘不留遺餘於是比丘有信梵志
優婆塞往而語之然諸比丘貪著飯
食不知止足如是比丘不留遺餘云
何比丘不敬長老諸高德比丘於是
比丘不起恭敬之心向諸有德人如
是比丘多有所犯是謂比丘不敬長
老若有比丘成就十一法終不能於
此法中多所饒益若復牧牛人成就
十一法者能擁護其牛終不失時有
所饒益云何為十一於是牧牛人知
其色別其相應摩刷而摩刷覆護瘡
痍隨時而起烟知良田茂草處知度
要處愛其牛分別時宜亦知性行若
擁牛時知留遺餘亦復知隨時將護
可任用者如是牧牛人將護牛如是
比丘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不失
時節者終不可沮壞如是比丘若成
就十一法者於此現法中多所饒益
云何十一法於是比丘知色知相知
摩刷知覆護瘡知起烟知良田茂草處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　第四丈

知所愛知擇道行知度處知食止足

摩刷知覆護瘡知起烟知良田茂草處

知所愛知擇道行知度處知食止足
知勤奉長老比丘隨時礼拜云何比
丘而知色於是比丘知四大色亦知
四大所造色是謂比丘知色云何比
丘知相於是比丘知愚相知智相如
實而知之如是比丘知相云何比丘
知摩刷於是比丘若欲想起念知捨
離亦不親勤永无欲想若恚想害想
及諸惡不善想起念知捨離亦不親
勤永无恚想如是比丘為知摩刷云何
比丘知覆護瘡於是比丘若眼見色
不起色想亦不染著而淨眼根除去
愁憂惡不善法心不貪樂於中而護
眼根如是比丘若耳聞聲鼻齅香舌
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不起識想亦
不染著而淨意根如是比丘知覆護
瘡云何比丘知起烟於是比丘所從
聞法廣與人說如是比丘為知起烟
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處於是比丘賢
聖八品道如實知之是謂比丘知良
田茂草處云何比丘知所愛於是比丘
若聞如來所說法寶心便愛樂如是
比丘為知所愛云何比丘擇道行於
是比丘於十二部經擇而行之所謂

比丘為知所愛云何比丘擇道行於
是比丘於十二部經擇而行之所謂
契經祇夜授决偈因緣本末方等譬
喻生經說廣普未曾有法如是比丘
知擇道行云何比丘知度處於是比
丘知四意止是謂比丘知度處云何
比丘知食止足於是比丘有信梵志
優婆塞來請者不貪飲食能自止足
如是比丘為知止足云何比丘隨時
恭奉長老比丘於是比丘恒以身口
意善行向諸長老比丘如是比丘隨
時恭奉長老比丘如是若成就十一
法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尒時世尊
便說此偈

牧牛不放逸　其主獲其福　六牛六年中
展轉六十牛　比丘戒成就　於禪得自在
六根而寂然　六年成六通

如是比丘若有人能離此惡法成後
十一法者於現法中多所饒益如是
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成
就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長云何爲
十一於是比丘戒成就三昧成就智

就十一法者必能有所成長云何為
十一於是比丘戒成就三昧成就智
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見慧成就諸
根寂靜飲食知止足恒修行共法亦
知其方便分別其義不著利養如是
比丘若成就此十一法者堪任長養
所以然者一切諸行正有十一法介
時阿難白世尊言何以故正有十一
法無有出者云何為十一所謂阿練
若乞食一處坐一時食正中食不擇
家食守三衣坐樹下露坐閑靜之處
著補納衣若在冢間是謂比丘有人
成就此十一法便能有所至我今復
重告汝若有人十一年中學此法即
於現身成就阿那含轉身便成阿羅漢
諸比丘且捨十一年若九八七六五
四三二一年學此法者便成二果若
阿那含若阿羅漢且捨十二月若能
一月之中修行其法彼比丘必成二
果若阿那含若阿羅漢所以然者十
二因緣皆出十一法中所謂生老病
死愁憂苦惱我今教諸比丘當如迦
葉比丘之比設有人行謙苦之法此
行難及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成就此
十一法當知過去多薩阿竭成等正
覺亦成就此十一苦法今迦葉比丘

行難及所以然者迦葉比丘成就此

十一法當知過去多薩阿竭成等正
覺亦成就此十一苦法今迦葉比丘
皆懸念一切衆生若供養過去諸聲聞
後身方當乃得受報設供養迦葉者
現身便受其報設我不成無上等正
覺後當由迦葉成等正覺由此因緣故
迦葉比丘勝過去諸聲聞其能如迦
葉比丘者此則上行如是比丘當作是
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佛與无數衆生前後圍遶
而為說法尒時舍利弗將衆多比丘
而經行大目乹連及大迦葉阿那律
離越迦旃延滿願子優波離須菩提
羅云阿難比丘各各將衆多比丘自
相娛樂提婆達兜亦復將衆多比丘
而自經行尒時世尊見諸神足弟子
各將其衆而自經行尒時世尊告諸
比丘人根情性各各相似善者與善
共并惡者與惡共并猶如乳與乳相
應蘇與蘇相應糞與除屎溺各自相應
此亦如是衆生根無所行法則各自
相應善者與善相應惡者與惡相應

汝等頗見舍利弗比丘將諸比丘經
行不[illegible]

相應善者與善相應惡者與惡相應

汝等頗見舍利弗比丘將諸比丘經
行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
比丘如此諸人皆智慧之士又告比
丘汝等頗見目連比丘將諸比丘經
行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
之曰此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又問
汝等見迦葉將諸比丘而經行乎諸
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
上士皆是十一頭陀行法之人也又
問汝等見阿那律比丘不乎諸比丘對
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賢士皆
天眼第一又問頗見離越比丘不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
諸人皆是入定之士又問汝等頗見
迦旃延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
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上士皆是分別
義理之人又問汝等頗見滿願子比
丘不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
比丘此諸賢士皆是說法之人又問
汝等頗見優波離將諸比丘而經行
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
此諸人皆是持禁律之人又問汝等
頗見須菩提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

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上人皆是

頗見須菩提比丘不乎諸比丘對曰
唯然見之佛告之曰此諸上人皆是
解空第一又問汝等頗見羅云比丘
不乎諸比丘白佛言唯然見之佛告
之曰此諸賢士皆是戒具足士又問
汝等頗見阿難比丘不乎諸比丘白
佛言唯然見之佛告比丘此諸賢士
皆是多聞第一所受不忘又問汝等
頗見提婆達兜比丘將諸人而經行
乎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佛告之曰
此諸人為惡之首無有善本尒時世
尊便說斯頌

莫與惡知識 與愚共從事 當與善知識
智者而交通 若人本无惡 親近於惡人
後必成惡因 惡名遍天下

尒時提婆達兜弟子三十餘人聞世
尊說此偈已便捨提婆達兜来至佛
所頭面礼足求改重罪又白世尊我
等愚惑不識真偽捨善知識近惡知
識惟願世尊當見元恕後更不犯佛
告比丘聽汝悔過改往修来勿復更
犯尒時提婆達兜弟子承世尊教戒
在閑靜之處思惟妙義剋已行法所
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
欲修無上梵行尒時諸比丘皆得阿

以族姓子剃除鬚髮出家學道者

欲修無上梵行尒時諸比丘皆得阿
羅漢比丘當知衆生根原皆自相類
惡者與惡相從善者與善相從過去
將来衆生根原亦復如是以類相從
猶如以淨與淨相應不淨者與不淨
相應是故比丘當學與淨相應淨去離
不淨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
丘聞佛所説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
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爲舍利
弗還捨法服習白衣行尒時阿難者
衣持鉢入城乞食漸漸至爲舍利弗
家尒時爲舍利弗弟兩女人肩上阿
難遥見已便懷愁憂不歡之想爲舍
利弗見阿難已極懷慙愧獨處而坐
尒時阿難乞食周訖還出城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阿難白
佛言向入城乞食漸漸至爲舍利弗
家見扶兩婦人肩上當見之時甚懷
愁憂世尊告曰汝見已爲生何意阿
難白佛言我念爲舍利弗精進多聞
性行柔和長與諸梵行之人説法无
厭足云何如今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時我見已甚懷愁憂然此爲舍利弗

處足云何如今還捨法服習白衣行

時我見已甚懷愁憂然此為舍利弗
有大神力威德无量自念我昔曾見
與釋提桓因共論云何今日習欲為
惡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汝所言但
非阿羅漢夫阿羅漢者終不還捨法
服習白衣行但今阿難勿懷愁悒為
舍利弗却後七日當来至此間盡有
漏成无漏行然此為舍利弗宿行所
牽故致此耳今行具滿當盡有漏尒
時為舍利弗却後七日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佛言
唯然世尊聽在末行修沙門行尒時
為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門尋於坐
上得阿羅漢尒時為舍利弗者衣持
鉢入城乞食時有梵志便生斯念此
諸釋種子无處不有无處不遍又揭
絶我等所行呪術吾今當向城中人
民說此沙門瑕僁尒時此梵志語城
中人民曰汝等諸人頗見為舍利弗
乎昔日自稱言是阿羅漢中還捨法
服習白衣行與五欲相娛樂今復更
作沙門家家乞食陽現貞廉觀諸婦
人興欲情想還至園中思惟女色不

去心首亦如之驢不任負馱寂然卧

人興欲情想還至園中思惟女色不

去心首亦如之驢不任負馱寂然卧
住此釋種子亦復如是陽現乞食觀
諸女色思惟校計尒時爲舍利弗聞
此梵志有惡聲響便生此念此人極
爲愚癡興嫉妬心見他得利養起慳
嫉心若已得利養便懐歡喜至白衣
家主行誹謗吾今當制令不爲惡无令
此人受罪无量尒時爲舍利弗飛在
空中告梵志曰
無眼無巧便　興意謗梵行　自造无益事
久受地獄苦
尒時爲舍利弗説此偈已便自退還
還歸所在是時城中人民聞梵志誹
謗又聞爲舍利弗説偈各生斯念若
當如梵志語者然後現神足難及又
我等見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是時衆
多人民各各相將至爲舍利弗所頭
礼足下在一面坐尒時衆多人民問
爲舍利弗曰頗有阿羅漢還捨法服
習白衣行爲舍利弗報曰无有阿羅
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是時諸人民
白爲舍利弗言阿羅漢頗由本緣而
犯戒乎爲舍利弗報言以得阿羅漢

終不犯戒諸人民復白言在學地之人

犯戒乎為舍利弗報言以得阿羅漢

終不犯戒諸人民復白言在學地之人
由本縁故而犯戒乎為舍利弗報言
若有住學地之人由本縁故而犯禁
戒時諸人民復言尊者先以是阿羅
漢復捨法服習白衣行於五欲自相
娛樂今復出家學道本先有神足今
何故乃尒尒時為舍利弗便說此偈
遊於世俗禪　至竟不解脫　不得滅盡跡
復習於五欲　无薪火不然　无根枝不生
石女無有胎　羅漢不受漏
尒時諸人民復問為舍利弗曰尊先
非羅漢乎為舍利弗報曰我先非羅
漢也諸居士當知五通與六通各各
差別今當說十一通夫五通仙人欲
愛已盡若生上界復來墮欲界六通
阿羅漢如來弟子者得漏盡通即於
无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諸人民復
白言我等觀察舍利弗所說世間无
有阿羅漢捨法服習白衣行時為舍
利弗報曰如是如汝所言无有阿羅
漢還捨法服習白衣行者有十一法
阿羅漢所不習者云何為十一漏盡
阿羅漢終不捨法服習白衣行漏盡
阿羅漢終不習不淨行漏盡阿羅漢

阿羅漢終不捨法服習白衣行漏盡

阿羅漢終不習不淨行漏盡阿羅漢
終不煞生漏盡阿羅漢終不盜漏盡
阿羅漢食終不留遺餘漏盡阿羅漢
終不妄語漏盡阿羅漢終不群類相
佐漏盡阿羅漢終不吐惡言漏盡阿
羅漢終不有狐疑漏盡阿羅漢終不
恐懼漏盡阿羅漢終不受餘師又不
更受胞胎是謂諸賢士漏盡阿羅漢
終不處十一之地尒時諸人民白爲
舍利弗言我等聞尊者所説觀外道
異學如觀空瓶而无所有今察内法
如似蜜瓶靡不甘美今如来正法亦
復如是令彼梵志受罪无量尒時爲
舍利弗飛在虚空結加趺坐便説
此偈

不解彼此要習於外道術彼此而鬪乱
智者所不行

尒時拘留沙人民白爲舍利弗言所
説過多實爲難及猶盲者得眼耳聾
者得聽今尊者所説亦復如是无數
方便而説法教我等今日自帰如来法及
比丘僧惟願尊者聽爲優婆塞盡形
壽不復煞生尒時爲舍利弗與諸人

民説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各從

壽不復緐生尒時爲舍利弗與諸人
民說微妙之法令發歡喜之心各從
坐起礼足而去尒時尊者阿難聞梵
志謗爲舍利弗然无所至尚不能熟
視爲舍利弗況與共論即往世尊所
以此因緣具白如來尒時世尊告阿
難曰夫論平等阿羅漢當說爲舍利
弗是也所以然者今爲舍利弗以成
阿羅漢昔所傳羅漢名者今日以獲
世俗五通非真實行後必還失六通
者是真實行所以然者此爲舍利弗
先有五通今獲六通汝亦當學及爲
舍利弗此是其義當念奉行尒時阿
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因
緣之法善思念之修習其行諸比丘
白佛言唯然世尊尒時諸比丘從佛
受教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爲因緣之
法所謂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
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
死死緣憂悲苦惱不可稱計如是成
此五陰之身彼云何名爲无明所謂
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不知道此名

此五陰之身彼云何名為无明所謂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六 第十六張 如
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不知道此名
為无明彼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有
三種云何為三所謂身行口行意行
是謂為行彼云何名為識所謂六識
身是也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口身
意識是謂為識云何為名所謂名者
痛想念更樂思惟是為名彼云何為
色所謂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
謂名為色色異名異故曰名色彼云
何六入內六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
鼻舌身意入是謂六入彼云何名為
更樂所謂六更樂身云何為六所謂
眼耳鼻舌身意更樂是謂名為更樂
彼云何為痛所謂三痛云何為三所
謂樂痛苦痛不苦不樂痛是謂名為
痛彼云何名為愛所謂三愛身是也
欲愛有愛无有愛云何為受所謂四
受是云何為四所謂欲受見受戒受
我受是謂四受彼云何為有所謂三
有云何為三欲有色有無色有是名
為有彼云何為生所謂生者等具出
家受諸有得五陰受諸入是謂為生
彼云何為老所謂彼彼衆生於此身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六 第十七張 如
分齒落髮白无力劣竭諸根純熟壽

彼云何為老所謂彼彼衆生於此身

分齒落髮白无力劣竭諸根純熟壽
命日衰无復本識是謂為老云何為
死所謂彼彼衆生展轉受形身體无
煴無常變易五親分張捨五陰身命
根斷壞是謂為死比丘當知故名為
老病死此名為因緣之法廣分別其
義諸佛如來所應施行起大慈哀吾
今已辦當念在樹下露坐若在塚間
當念坐禪勿懷恐難今不精懃後悔
无益尒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與諸
比丘說甚深緣本然我觀察无甚深
之義世尊告曰止止阿難勿興此意
所以然者十二因緣者極為甚深非
是常人所能明曉我昔未覺此因緣
法時流浪生死无有出期又復阿難
不但今日汝言因緣不甚深昔日以
来言不甚深也所以然者乃昔過去
世時有須焰阿須倫王竊生此念欲
捉日月出大海水化身極大海水齊
腰尒時彼阿須倫王有兒名拘郝羅
自白其父我今欲於海水沐浴須焰阿
須倫報曰莫樂海水中浴所以然者
海水極深且廣終不堪任海水中浴

時拘郝羅白言我今觀水齊大王腰

海水極深且廣終不堪任海水中浴

時拘鄰羅白言我今觀水齊大王腰
何以故復言甚深是時阿須倫王即
取兒著大海水中尒時阿須倫兒立
不至水底極悚恐怖尒時須焰告其
子曰我先勑汝海水甚深汝言无苦
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非汝所能浴洗
尒時須焰阿須倫者豈異人乎莫作
是觀所以然者須焰者即我身是也
尒時阿須倫兒即汝身是也尒時海
水甚深汝言无苦今復言十二因緣
甚深之法汝復言无是甚深其有衆
生不解十二緣法流轉生死无有出
期皆悉迷惑不識行本於今世至後
世從後世至今世永在五惱之中求
出甚難知我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
緣降伏魔官屬以除无明而得慧明
諸闇永除无塵垢又我阿難三轉十
二說此緣本時即成覺道以此方便
知十二緣法極為甚深非常人所能
宣暢如是阿難當甚深奉持此十二
因緣之法當念作是學尒時阿難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羅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羅
閱城中有梵志名曰施羅備知諸術
外道異學經籍所記天文地理靡不
貫練又復教授五百梵志童子又彼
城中有異學之士名曰翅寧多有所
知爲類毗婆羅王所見愛敬隨時供
養給與梵志所須之施尒時如來
名稱遠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号佛衆祐度人无量出現世間是
時翅寧梵志興此念如來名号甚爲
難聞今我欲往問訊親近礼敬是時
翅寧梵志便往佛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尒時梵志白世尊言沙門瞿曇
問曰諸婆羅門各有此論吾姓家豪
爲姓何等佛告梵志吾姓刹利梵志
無有出者或言姓白或言姓黑婆羅
門自稱言梵天所生今沙門瞿曇欲
何等論說佛告之曰梵志當知其有
婚姻嫁娶便當求豪貴之姓然我正
法之中無有高下是非之名姓也梵
志復白言云何瞿曇姓處清淨然後
法得清淨佛告梵志設用法清淨生

處清淨爲乎梵志又曰諸婆羅門各

法得清淨佛告梵志汝用法清淨生

處清淨為乎梵志又曰諸婆羅門各
興此論吾姓最豪无有出者或言姓
白或言姓黒婆羅門自稱言梵天所
生佛告梵志若當刹利女適婆羅門
家設生男兒者當從何姓梵志報曰
彼當言婆羅門種所以然者由父形
故得有此兒佛告梵志若復婆羅門
女出適刹利家生男兒者彼當從何
姓梵志報曰彼人當是刹利種所以
然者由父遺形故得有此兒佛告梵
志熟自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
與後皆不相應云何梵志設驢從馬
後生駒者當言是馬為是驢也梵志
報曰如此之類當言驢馬所以然者
由驢遺形故得此駒也佛告梵志汝
熟思惟然後報吾汝今所說前後不
相應汝前所說刹利女出適婆羅門
家若生兒者便言婆羅門種今驢逐
馬生駒者便言驢馬將不違前語乎
設復梵志若馬逐驢生駒者名之云
何梵志報曰當名為馬驢佛告之曰
云何梵志馬驢驢馬豈復有異乎若
復有人言寶一斛復有人言一斛寶

此二義豈有異乎梵志報曰此是一
義所以然者寶一斛一斛寶此義不異也

從有人言實一能行不人言一能實

此二義豈有異乎梵志報曰此是一

坊百壹五佰令參夫 弟主乃 又

義所以然者實一一實此義不異也

佛告梵志云何馬驢驢馬此非一義

乎梵志報言今沙門瞿曇雖有斯言

然婆羅門自稱言吾姓最豪无有出

者佛告梵志汝先稱譽其母後復歎

說其父若復父亦是婆羅門種母亦

是婆羅門種後生二兒彼時其中一

見多諸伎術无事不攬第二子者了

无所知是時父母為勸待何者為當

勸待有智者為當勸待无所知者梵

志報曰其父母應當勸待高德聰明

者不應勸待无有智者所以然者今

此一子无事不了无事不閑正應勸

待此子不應勸待无智之子佛告梵

志若彼二子一聰明者便復興意作

煞興意作煞盜婬泆行十惡之法彼一

子不聰明者守護身口意行十善之

法一无所犯彼父母應當勸待何者

梵志報曰彼父母應當勸待行十善

之子彼行善之人復勸待為佛告梵

志汝先歎其多聞後歎其戒云何梵

志若復有二子一子父尊正母不尊

坊百壹五佰含經卷苐 某 如

正一子父不尊正母尊正彼子若母

正父不正智无事不閑專口正術第

志若復有二子一子父專正母不專

正一子父不專正母專正彼子若母
正父不正者无事不關博知經術第
二子父正母不正者既不博學但持
十善然其父母應敬待何者當敬
待母淨父不淨者為當敬待父淨母
不淨者梵志報曰應當敬待母淨之
子所以然者由知經書博諸伎術故
所謂第二子父淨母不淨雖復持戒
而無智慧音何所至有聞則有戒佛
告梵志汝前歎說父淨不歎說母淨
今復歎說母淨不歎說父淨先歎聞
德後歎禁戒復歎說戒後方說聞云
何梵志若彼二梵志子其中一子多
聞博學兼持十善其第二子既有智
慧兼行十惡彼父母應當敬待何者
梵志報曰應當敬父淨母不淨之子
所以然者由其博覧諸經曉諸伎術
由父淨生得此子兼行十善无所觸
犯一切具足諸德本故佛告之曰汝
本說其姓後說其聞不說其姓後復
說戒不說聞後復說其聞不說其戒
汝今歎說父母聞戒豈不違前言乎

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
羅門自稱言我姓家豪貴无有出者

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雖有斯言然婆
羅門自稱言我姓冣豪貴无有出者
世尊告曰諸有嫁娶之處則論姓然
我法中无有此義汝頗聞邊國遠邪
及餘邊地人乎梵志報曰唯然聞之
有此諸人世尊告曰彼土人民有二
種之法云何為二一者人二者奴此
二姓亦復不定又問云何不定世尊
告曰或作人後作奴或作奴後作人
然衆生之類盡同一類而无若干若
復梵志天地敗毀世間皆空是時山
河石壁草木之徒皆悉燒盡人亦命
終若天地還欲成時未有日月年歲
之限介時光音天來至此間是時光
音天福德稍盡无復精光展轉相視
興起欲想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欲
意少者成男子展轉交接便成胞胎
由此因緣故冣初有人轉生四姓流
布天下當以此方便知人民盡出於
刹利種介時梵志白世尊言止瞿曇
如瘦者得申盲者得眼目冥者得見
明沙門瞿曇亦復如是无數方便與
我說法我今自歸沙門瞿曇惟願與
我說法聽為優婆塞介時梵志復白
世尊惟願如來當受我請將諸比丘

我說法聽為優婆塞尒時梵志復白

世尊惟願如來當受我請將諸比丘
衆當至我家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是
時梵志見佛默然受請即從坐起頭
面礼足便退而去還至家中辦具飲
食敷諸坐具香汁灑地普白吐言如
來當於此坐尒時施羅梵志將五百
弟子至翅寧梵志家遥見彼家敷好
坐具見已問翅寧梵志汝今欲與男
女嫁娶為欲請摩竭國頻毗沙羅王
乎翅寧梵志報曰我亦不請頻毗沙
羅王亦無嫁娶之事我今欲施設大
福業施羅梵志問曰願聞其意欲施
何福業尒時梵志偏露右肩長跪叉
手白世尊自陳姓名施羅當知有釋
種子出家學道成无上至真等正覺
我今請佛及比丘僧是故辦具種種
坐具耳是時施羅梵志語翅寧梵志
汝今言佛乎報曰吾今言佛又問甚
奇甚特今乃聞佛音響如來音為所
在吾欲見之翅寧報曰今在羅閱城
外竹園中住將五百弟子自相娛樂欲
往者宜知是時此梵志即將五百弟
子往至佛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

坐尒時施羅梵志便生此念沙門瞿

徃者宜知是時此梵志即將五百弟
子徃至佛所到已共相問訊在一面

第二十五丈 如

坐尒時施羅梵志便生此念沙門瞿
曇為端正身作黃金色我等經籍亦
有斯言如來出世之時實不可遇猶
如優曇鉢花時時乃現若成就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當趣二處若在家者
當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若出家學
道者必成无上道為三界世祐我今
欲觀佛三十二相尒時梵志唯見三
十相而不覩二相起狐疑猶豫不見
廣長舌陰馬藏尒時施羅梵志即以
偈問曰

吾問三十二　大人之相好　今不見二相
貴為在何所　貞潔陰馬藏　其相甚難喻
頗有廣長舌　舐面覆耳不　願出廣長舌
使我無狐疑　又使我見之　永无疑結網

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六